

# 韧性研究：对安全治理的批判性反思及其超越\*

严骁骁

**内容提要：**近年来，韧性研究在欧洲国际关系学界的兴起，被称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韧性转向”。在自由主义衰落的背景下，欧洲学者借助这一概念来反思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弊端，试图为西方国家在国家脆弱性治理问题上提供新的选择路径。本文介绍了韧性的概念和争论以及围绕这一概念的话语建构，并对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探讨。“韧性”一般是指行为体在面对内部或外部的震荡时所体现的适应能力，如果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安全治理，则意味着从被治理对象本身寻找可供使用的资源以运用于治理实践。韧性研究认为，理解治理对象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对于成功的治理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韧性 国际关系 全球治理 安全治理

## 一 引言

近年来，在欧洲主要国家对外战略报告和国家安全报告中，“韧性”<sup>①</sup>(resilience/resilient)一词成为阐述国家安全战略或曰安全目标的核心词汇，“韧性”的概念在这些文本中被反复提及。如2010年英国政府出台的《英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强调了

\* 本文的完成要感谢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杨海峰先生提供的帮助。《欧洲研究》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在此表示谢意。文中的错漏由笔者负责。

① “resilience”一词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报告中文版中被译为“适应力”或“适应性”。杨海峰在分析欧盟的全球战略时将“resilience”译为“复原力”。他认为，该词不仅指一个国家和社会具有经受住打击的韧劲，而且具有能恢复甚至改革发展能力的含义。在社会心理学、行政管理学等其他学科中，已有学者将该词译作“复原力”。参见杨海峰：“有原则的务实主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评析”，《欧洲研究》2016年第5期，第24页，注释2。从目前欧洲学界围绕这一概念的相关论述来看，“适应力”或“复原力”只描述出该概念内涵的诸多维度中的一个，故笔者选取在概念外延上涵盖且超出“适应力”或“复原力”的词汇“韧性”作为对应“resilience”的中文概念。关于“resilience”具体内涵的讨论详见后文。

“韧性”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该报告指出,英国必须要有能力运用国家力量的所有工具去打造一个安全和有韧性的国家……这一目标兼具灵活性和韧性的特征,对 人权、正义和法治的坚定承诺是这一目标的支撑。<sup>①</sup> 欧盟 2016 年发布的“全球战略”报告更是在全文中 40 余处提到“韧性”一词,甚至直接将“韧性”提升为其全球战略的主旨——欧盟的全球战略将着眼于构建和平以及欧洲内部和周边国家社会的韧性。<sup>②</sup> 类似的表述还出现在法国的国家安全文件中。<sup>③</sup> “韧性”一词并非华而不实的空洞辞藻,它能够成为西方国家新近安全政策最为浓墨重彩的话语符号也绝非巧合,其背后折射出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欧洲社会科学研究出现的“韧性转向”现象。近十年来,在包括生态学、心理学、灾难管理、地理学、经济学、军事学在内的各类社会科学学科中,韧性研究在理论建构层面和实践应用层面均得到了广泛的讨论。<sup>④</sup> 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中,韧性概念同样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sup>⑤</sup>

就目前而言,国内尚未出现文章或专著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中出现的韧性研究进行介绍,学界也未对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深入挖掘和探讨。笔者认为,关注“韧性研究的兴起”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动态,更为重要的是,可通过考察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韧性概念框架下的研究议程,洞察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知识界出现的新的智识变化,并从这一变化背后的深层寓意中获得启示。在本文中,笔者旨在通过对韧性研究的基本内容的梳理、厘清“韧性”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反映的问题意识,揭示这一研究背后折射出的政治现实寓意。具体来说,本文将主要阐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韧性的基本概念和内涵是什么;第二,韧性研究的话语建构是如何展开的,其研究议程是什么;第三,韧性研究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认识韧性研究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

<sup>①</sup> “A Strong Britain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10, p.1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61936/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61936/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last accessed on 24 December 2016.

<sup>②</sup> “Shared Vision, Common Action: A Stronger Europe—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June 2016, p.4, [http://eeas.europa.eu/archives/docs/top\\_stories/pdf/eugs\\_review\\_web.pdf](http://eeas.europa.eu/archives/docs/top_stories/pdf/eugs_review_web.pdf), last accessed on 24 December 2016.

<sup>③</sup> 该文件强调:“(法国)防务与国家安全战略必须提供更强大的组织效率与持续能力来动员所有利益相关者加强法国的韧性”、“(法国)防务与国家安全战略必须保障我们的领土完整……维持国家的重要功能并加强国家的韧性”,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参见“French White Paper on Def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2013”, <http://www.defense.gouv.fr/content/download/215253/2394121/file/White%20paper%20on%20defense%20202013.pdf>, 2016 年 12 月 20 日访问。

<sup>④</sup> Jon Coaffee, “Rescaling and Responsibilising the Politics of Urban Resilience: From National Security to Local Place-Making”, *Politics*, Vol.33, No.4, 2013, p.242.

<sup>⑤</sup> James Brassett, Stuart Croft and Nick Vaughan-Williams, “Introduction: An Agenda for Resilience Research i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Vol.33, No.4, 2013, p.223.

## 二 概念的内涵及其争论

韧性概念最初源于工程学,特指物体在受到外部冲击后能够恢复先前状态的能力,或是指材质具有适应外力作用恢复自身原初状态的属性。20世纪80年代,儿童心理学引入了“有韧性的个体”这一概念来说明个人内在性格特征与外部习得过程之间的关系,<sup>①</sup>韧性被描述为个体在重大灾难和困境中展现出的积极适应的行为模式。<sup>②</sup>随后,韧性概念又分别进入生态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视域,并且打破了先前泾渭分明的学科界限,成为跨学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从概念的发展历史来看,对韧性的系统性探讨最初是在生态学领域内实现的。加拿大学者克劳福德·斯坦利·霍林(C.S. Holling)在分析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时,提出了“生态韧性”(ecological resilience)这一概念,以此来与“工程韧性”(engineering resilience)相区别。霍林认为,前者是指系统具有吸收外部变化的能力,而后者是指一种抵抗外部影响并使自身回到均衡状态的能力。<sup>③</sup>在霍林提出“生态韧性”之后,“韧性”被引入了社会科学领域。洛伦兹(Daniel Lorenz)认为,霍林提出的这一概念为社会科学中“韧性”的讨论提供了基础,与生态系统的韧性概念相类似,社会系统韧性同样也可以理解为应对社会动荡的一种能力。他认为,社会体系的这种韧性可以被概括为三种具体的能力:适应能力、处置能力和参与能力。<sup>④</sup>皮特·霍尔(Peter Hall)、米歇尔·拉蒙(Michele Lamont)将韧性视为以人为基本单元的社会行为体应付外部变化、维系自身利益的能力。两位学者指出,社会韧性(social resilience)是指被缠结在某个组织、阶级、族群、共同体或国家内的人类团体在面对挑战时仍能够维持并推进它们福祉的能力,韧性是成功社会的基本特质,此种社会能够为其成员提供保障生命健康、安全、幸福生活的资源。<sup>⑤</sup>

<sup>①</sup> James Brassett, Stuart Croft and Nick Vaughan-Williams, “Introduction: An Agenda for Resilience Research i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222.

<sup>②</sup> Ann S. Masten and Jenifer L. Powell, “A Resilience Framework for Research, Policy, and Practice”, in Suniya S. Luthar ed., *Resilience and Vulnerability: Adap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ldhood Advers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4.

<sup>③</sup> C.S. Holling, “Engineering Resilience versus Ecological Resilience”, in Peter Schulze ed., *Engineering Within Ecological Constraint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96, pp.31-44.关于霍林如何改造和推演韧性概念的内涵,沃克(Jeremy Walker)和库珀(Melinda Cooper)做了详尽的阐述,参见 Jeremy Walker and Melinda Cooper, “Genealogies of Resilience: From Systems Ecology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risis Adaptation”, *Security Dialogue*, Vol.42, No.2, 2011, pp.145-147.

<sup>④</sup> Daniel F. Lorenz, “The Diversity of Resilience: Contributions from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 *Nat Hazards*, Vol.76, 2013, pp.7-24.

<sup>⑤</sup> Peter A. Hall and Michele Lamont, “Introduction”, in Peter Hall and Michele Lamont eds., *Social Resilience in the Neoliberal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

相比其他学科,政治科学、国际关系学科对于韧性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00年前后,韧性的概念才陆续散见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著作中。不过,早期出现于比较政治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的“韧性”仅被学者们当作描述性的概念,来形容某一观念、制度、组织、现象、社会规则和习俗等社会实践活动所具有的持久性。如在比较政治学领域,有学者使用韧性概念来定义威权体制的耐久特征;<sup>①</sup>在国际政治领域,韧性被当作侵蚀的反义词,来形容全球化时代主权观念具有的顽强生命力<sup>②</sup>或是国家安全信条的坚韧性。<sup>③</sup>根据“Web of Science”的分析,2000-2009年,国际关系学科中有关韧性主题的文章只有寥寥数篇,但自2010年起,有关韧性研究的学术文献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sup>④</sup>英国学界甚至创立了专业期刊来推动国际关系学中的韧性研究。<sup>⑤</sup>韧性的概念也从单纯的描述性词汇转变成为一种分析性的话语工具,被越来越多地使用在安全研究、危机管理、国际干涉、全球治理和反恐等领域,以期回应和反思快速变化且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国际关系研究存在的缺陷或问题。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已经开始针对这一概念如何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索和实证考察。

由于韧性进入国际关系研究视域的时间相对较短,有关韧性的定义、内涵及其对政治现实的意义仍处于讨论之中。在欧盟的《全球战略》报告中,欧盟官方将“韧性”定义为“承受并从内部和外部的危机中恢复并进行国家和社会改革的能力”。<sup>⑥</sup>钱德勒(David Chandler)认为,有韧性的主体(resilient subject)意味着该行为体具有实现自我转变的能力,因而他将韧性解读为“积极或成功地适应外部问题或威胁的能力”。<sup>⑦</sup>和钱德勒的观点相似,布尔波(Philippe Bourbeau)认为,“韧性是社会或个人为适应外

① Andrew J.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4, No.1, 2003, pp.6-17; Bruce Gilley, “The Limits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4, No.1, 2003, pp.18-26.

② Christopher K. Ansell and Steven Weber, “Organiz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overeignty and Open Syste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20, No.1, 1999, pp.73-93.

③ Amitav Acharya, “Culture,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 The ‘ASEAN Way’ and Regional Order”,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19, No.1, 1998, pp.55-84.

④ 检索核心合集为SSCI,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文献类型为文章(article)。2000年至2009年,以韧性为主题的文献数量仅为21篇。而2010-2016年间,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总数激增至235篇。

⑤ 《韧性:国际政策、实践与话语》(*Resilience: International Policies, Practices and Discourses*)创刊于2013年,宗旨是“创立一个有关韧性如何在进程、空间、政策、时间及主体性中运作的对话平台”,将国际社会学、地理学、政治理论、发展研究、安全研究、人类学和法学等多学科的学术工作进行整合。更多信息可参见<http://china.tandfonline.com/action/journalInformation?show=aimsScope&journalCode=resi20>,2016年12月20日访问。

⑥ “Shared Vision, Common Action: A Stronger Europe—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p.23.

⑦ David Chandler, “Resilience and Human Security: The Post-interventionist Paradigm”, *Security Dialogue*, Vol.43, No.3, 2012, p.217.

生或内生震荡采取的一种特有的调节过程”。<sup>①</sup> 泽布罗夫斯基(Chris Zebrowski)则认为,韧性观念更多的是映射出对现有治理机制的重新定义。根据他对突发事件治理(emergency governance)中“有韧性的大众”(resilient population)这一概念的解释,韧性可以理解为针对紧急事件的疏散或反应的自行组织能力,因而“有韧性的大众”这一群体本身就构成了治理机制的一项功能,因而韧性概念呈现出“实践的建构性效用对于我们理解身边世界的优先意义”。<sup>②</sup> 布尔波在对各种韧性概念的内涵进行归纳时指出韧性存在三种不同的类型:将韧性看做是使用资源和能源来维持现状以达到适应的目的,意味着韧性是“维持”(maintenance)的工具;将韧性等同于边际(marginality),则意味着根据外部变化或震荡适时作出一些细微的、技术性的调整,但不改变现存政策或社会的基础;韧性也可以被理解为革新(renewal),它是转变主要的政策设想,并重塑社会结构的一种反应能力。<sup>③</sup> 因此,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适应的能力、调整的能力以及变革的能力——来理解韧性概念的内涵。

从上述几个定义反映出的规范取向来看,韧性概念已褪去了最初价值中立的属性,学者们大都倾向于将韧性等同于一种“好”品性或能力,具备这种能力意味着行为体可以更好地克服内部或外部的挑战和威胁。钱德勒认为,韧性是一种规范性或理想化的概念,是一种目标而非一种存在的最终状态,因而韧性是一种只能通过比较才会发现的相对品质。<sup>④</sup> 前文提及的欧洲国家安全战略均是遵照此种逻辑去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韧性国家、推动国家周边地区的韧性等战略目标。例如,欧盟就认为推动其东部、南部国家和社会的韧性会使自身受益,因此应当追求获取韧性能力。<sup>⑤</sup> 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国际政治中不宜为韧性概念设立鲜明的价值取向。心理学、生态学中的韧性概念都含有一种先验性的规范导向,它们把变化视为负面因素,而把韧性等同为正面的适应。<sup>⑥</sup> 如果将心理学、生态学中的韧性概念直接引入到国际政治中,则可能忽视韧性并不总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种美好特质这一现实。对尚处于萌芽阶段的韧性研究而言,这种做法无疑会限制研究视野。因此,布尔波认为,对韧

<sup>①</sup> Philippe Bourbeau, “Resilienc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emises, Debates, Agenda”,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7, No.3, 2015, p.375.

<sup>②</sup> Chris Zebrowski, “The Nature of Resilience”, *Resilience: International Policies, Practices and Discourses*, Vol.1, No.3, 2013, p.160.

<sup>③</sup> Philippe Bourbeau, “Resiliencism: Premises and Promises in Securitization Research”, *Resilience: International Policies and Discourses*, Vol.1, No.1, 2013, pp.11-16.

<sup>④</sup> David Chandler, “International Statebuilding and the Ideology of Resilience”, *Politics*, Vol.33, No.4, 2013, p.278; David Chandler, “Resilience and Human Security: The Post-interventionist Paradigm”, p.217.

<sup>⑤</sup> “Shared Vision, Common Action: A Stronger Europe, 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pp.23-27.

<sup>⑥</sup> Philippe Bourbeau, “Resilienc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emises, Debates, Agenda”, pp.377-378.

性的理解应当保持价值上的中立,韧性研究也应当对“正面性的内生或外生震荡”与“负面性的韧性战略”这一组关系进行理论化,因为韧性存有其“黑暗的一面”(dark side of resilience)。<sup>①</sup>

### 三 韧性研究的话语建构

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语境中,国家安全是安全研究的主要关切,国家的生存——即国家应对内部和外部的安全威胁——曾经是安全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国家生存的重大安全威胁已不再完全以军事形式出现,国家内部各种形式的暴力冲突、恐怖主义、毒品泛滥、人口贩卖、生态灾难等问题成为新的安全挑战。<sup>②</sup> 安全形势的变化除了使安全研究迅速从单一军事领域扩展到环境、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之外,<sup>③</sup>还对传统安全认知逻辑提出了挑战。人们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是安全威胁、如何才能获得安全,因而调整现有安全研究的理论框架以期回应外部局势的变化成为西方乃至全球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界亟待解决的问题。韧性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现有安全研究的不足之处展开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安全研究议程。具体来说,韧性研究的话语建构主要围绕以下两个主题:第一,新的安全逻辑;第二,新的安全治理模式。

#### (一) 安全认知逻辑的转变

与传统安全问题(如领土防卫、国家生存和国家间暴力冲突)相比,当下面临的诸如全球性气候灾难、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对国家安全、国际安全构成的挑战在于,它们使用于安全问题分析的诸如“战争”与“和平”、“朋友”与“敌人”、“进攻”与“防御”的传统概念失去了意义。<sup>④</sup> 当代安全威胁成因的复杂性、威胁形态的多样性以及活动规律的难以预测性使人类正在步入一个全球性的风险社会——“未知性和非有意而为之的结果成为左右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sup>⑤</sup> 正如拉斯

<sup>①</sup> Philippe Bourbeau, “Resiliencism; Premises and Promises in Securization Research”, pp.4-10.

<sup>②</sup> Ersel Aydinli and James N. Rosenau, *Globalization, Security, and the Nation State; Paradigms in Transi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Norrin M. Ripsman and T.V. Paul, *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sup>③</sup> Barry Buzan, Ole Waever and Jaap de Wilde eds.,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cation, 1998.

<sup>④</sup> Ulrich Beck, “The Silence of Words: On Terror and War”, *Security Dialogue*, Vol.34, No.3, 2003, pp.255-267.

<sup>⑤</sup>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Newbury Park,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2, p.22.

穆森(M.V.Rasmussen)所言:“风险社会的出现对西方社会看待自己具有怎样的安全产生了广泛影响”,<sup>①</sup>国际关系领域的安全研究与原本隶属社会学、经济学、自然科学领域的风险研究的联系变得愈发紧密,安全研究出现了“风险化”(riskification)转向。<sup>②</sup>

阿拉多(C.Aradau)与马斯特(R. van Munster)认为,风险意识对思考安全和政治具有重要的启示,威胁视角下的安全研究与风险视角下的安全研究在如何理解安全问题、提供何种安全政策与安全治理工具等问题上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前者强调冲突各方之间的行为和意图,后者则注重系统的不确定特性:“基于威胁的安全依靠情报来试图瓦解威胁,基于风险的安全则不是单纯地去消除风险,而是发展出一种可以承受(embrace)风险的战略”。<sup>③</sup>运用韧性概念来理解安全问题正是通过“基于风险的安全”这一视角来重新审视、思考安全环境与安全主体的关系。科里(Olaf Corry)认为,如果遵循威胁视角的安全逻辑,防御必然会成为安全的核心要素。但实际上,由于安全威胁因素中不确定和复杂性的加大,“防御”对于安全的积极意义相对弱化了。<sup>④</sup>例如,即使通过军事化手段对恐怖组织或宗教极端组织的活动区域进行“清剿”,也无法有效避免以个体或小规模群体为单位的恐怖袭击;单纯依靠警务和司法力量也不能彻底消除诸如毒品贩卖、人口拐卖、有组织犯罪等社会问题;国家更不可能去防御气象灾害或气候变化可能会带来的社会动乱。韧性思维摒弃将安全威胁作为一种已知的、可预测的外部威胁的认知方式,认为安全问题应当内化为人类社会正常或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sup>⑤</sup>在这种思维下,“我们应当承受变化并与未知性相处(live with),而非御

---

① Mikkel Vedby Rasmussen, *The Risk Society at War: Terror, Technology and Strate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

② Claudia Aradau and Rens Van Munster, “Governing Terrorism through Risk: Taking Precautions, (un)knowing the Fu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3, No.1, 2007, pp.89-115; Claudia Aradau, Luis Lobo-Guerrero and Rens Van Munster, “Security, Technologies of Risk, and the Political: 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 *Security Dialogue*, Vol.39, No.2-3, 2008, pp.147-154; Karen Lund Petersen, “Risk Analysis- A Field within Security Studi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8, No.4, 2011, pp.693-717; Olaf Corry, “Securitisation and ‘Riskification’: Second-order Security and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0, No.2, 2012, pp.235-258.

③ Claudia Aradau, Luis Lobo-Guerrero and Rens van Munster, “Security, Technologies of Risk, and the Political: 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 pp.147-154.

④ Olaf Corry, “Securitisation and ‘Riskification’: Second-order Security and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pp.235-258.

⑤ David Chandler, “Resilience and the ‘Everyday’: Beyond the Paradox of ‘Liberal Pea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1, No.1, 2015, pp.27-48.

底消除这种未知性”。<sup>①</sup>

举例来说,在如何看待气候变化引发的移民问题上,韧性的安全逻辑就与传统安全逻辑有着很大的差别。麦斯曼(Chris Methmann)和欧斯(Angela Oels)指出,气候变化引发的移民在传统安全视角中曾被视为一种应当阻止的安全隐患,而借助韧性视角,这种移民活动则被当作适应无法避免的气候变化而形成的一种可接受的理性策略。<sup>②</sup>伯厄斯(Ingrid Boas)和罗瑟(Delf Rothe)的研究也表明,已有国家将韧性作为支撑其气候安全战略的行动逻辑。这两位学者发现,在英国气候安全战略的设计中,气候移民已经不再被认为是地区性的安全威胁;有组织、有计划的气候移民活动反而被视为一种由社会韧性形成的应急能力。并且,如何提高不发达国家适应环境脆弱性的能力也被纳入广义上安全战略的一部分,英国甚至成立了国际气候变化基金(UK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Fund),专门用于提高第三世界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能力以及维护社会稳定。<sup>③</sup>对气候变化引发的移民问题的看法变化说明,借用共存(韧性)安全逻辑,对气候安全的思考已经从如何抵御气候变化的恶劣影响转变为如何在气候变化影响下更好地生活,气候安全问题已经实现了“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sup>④</sup>的转变。一言以蔽之,韧性思维下的安全认知逻辑打破了安全指涉与安全客体之间固化的“敌友”(friend-enemy)模式,<sup>⑤</sup>强调人类对安全问题的认知应当从如何克服、战胜安全威胁转变为人类如何与安全威胁相处。

## (二)安全治理的新模式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治理”的概念被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中,以期为解决

---

<sup>①</sup> Ana E. Juncos, “Resilience as the New EU Foreign Policy Paradigm: A Pragmatist Turn?”, *European Security*, Vol.26, No.1, 2017, p.4. 关于韧性思维下新安全逻辑的相关研究还可参见以下学者的论述:Olaf Corry, “From Defense to Resilience: Environmental Security Beyond Neo-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8, Issue 3, 2014, pp.267-270; Jon Coaffee, “Rescaling and Responsibilising the Politics of Urban Resilience: From National Security to Local Place-Making”, p.242; Brian Walker and David Salt, *Resilience Thinking: Sustaining Ecosystems and People in a Changing World*, Washington, Covelo, London: Island Press, 2006, p.14; Filippa Lentzos and Nikolas Rose, “Governing Insecurity: Contingency Planning, Protection, Resilience”, *Economy and Society*, Vol.38, No.2, 2009, p.243; James Brassett, Stuart Croft and Nick Vaughan-Williams, “Introduction: An Agenda for Resilience Research i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223; David Chandler, “Resilience and Human Security: The Post-interventionist Paradigm”, pp.216-218; Mark Duffield, “Challenging Environments: Danger, Resilience and the Aid Industry”, *Security Dialogue*, Vol.43, No.5, 2012, pp.478-480.

<sup>②</sup> Chris Methmann and Angela Oels, “From ‘Fearing’ to ‘Empowering’ Climate Refugees: Governing Climate-induced Migration in the Name of Resilience”, *Security Dialogue*, Vol.46, No.1, 2015, pp.51-68.

<sup>③</sup> Ingrid Boas and Delf Rothe, “From Conflict to Resilience? Explaining Recent Changes in Climate Security Discourse and Practic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25, No.4, 2016, pp.619-624.

<sup>④</sup> Ole Waever,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in Ronnie D. Lipschutz ed., *On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46-86.

<sup>⑤</sup> Olaf Corry, “From Defense to Resilience: Environmental Security Beyond Neo-liberalism”, p.269.



日益凸显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在治理概念中,是否具有共同目标而非掌握权威成为参与问题解决过程资格的判定标准,<sup>①</sup>因而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可以被概括为强调参与治理的行为体多元化。治理主体既可以是国家、国家间组织、国际组织,也可以是跨国公司、私人企业以及社会性的非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联盟。<sup>②</sup>在安全研究领域,卡拉曼(Elke Krahnmann)、韦伯(Mark Webber)等学者也尝试使用治理的概念来说明冷战后欧洲与跨大西洋安全结构中出现的国家、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共同参与安全事务的现象。<sup>③</sup>但从现有的学术研究进程来看,治理概念突出的治理主体多元化的主张并未得到充分回应,对次国家层面行为体的关注严重不足,大量关于如何解决全球化中新安全威胁的讨论仍然集中于思考单元/国家层面或体系/国际层面所能供给的解决途径与措施,诸如民族国家是否仍然是国际社会中最重要安全公共产品供应者、<sup>④</sup>区域性、全球性国际组织在国际干涉中的效用<sup>⑤</sup>依然是国际安全研究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韧性意识形态(ideology of resilience)或韧性路径(resilience approach)等相关概念的出现正在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韧性概念是对现有安全治理的批判性反思:它提供了新颖的概念联系和知识形式,并呼吁形成学科间的认知共识与囊括更多不同种类行为体的新型治理模式。<sup>⑥</sup>

由于韧性的安全逻辑淡化了安全指涉与安全威胁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因而安全威胁在韧性研究的话语中并未被视作外生于行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或行为选择,而视其为行为主体的内生产物或是内生功能,其根源来自于安全主体内部更深层面的经济、

---

① James N. Rosenau, "Governance,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in James Rosenau and Ernst-Otto Czempiel eds.,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3-4.

② James N. Rosenau, "Governance,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p.4-7; David Held et al.,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0;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Introduction", in Joseph Nye and John Donahue eds.,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pp.12-14.

③ Elke Krahnmann, "Conceptualizing Security Governanc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38, No.1, 2003, pp.5-26; Mark Webber et al., "The Governance of European Secur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0, 2004, pp.3-26.

④ 崔顺姬和布赞(Barry Buzan)认为,虽然安全议程已从传统的军事政治扩展至非传统安全领域,但是国家特别是大国以及大国之间的协作机制仍然是维护国际安全的关键力量。Shunji Cui and Barry Buzan, "Great Power Man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9, No.2, 2016, pp.181-210.

⑤ Holley E. Hansen,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and Stephen C. Nemeth, "IO Mediation of Interstate Conflicts: Moving Beyond the Global versus Regional Dichotom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2, No.2, 2008, pp.295-325; Charles Anthony Smith and Heather M. Smith, "Human Trafficking: The Unintended Effects of United Nations Interven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32, No.2, 2010, pp.125-145.此类学术工作主要指就如何提高国际干涉的效用、如何弥合国际干涉的缺陷而展开的实证性研究。

⑥ Myriam D. Cavelti, Mareile Kaufmann and Kristian S. Kristensen, "Resilience and (in)security: Practices, Subjects, Temporalities", *Security Dialogue*, Vol.46, No.1, 2015, p.5.

社会、政治结构,<sup>①</sup>诸如社会动荡、内部冲突频发、发展滞后、法治民主缺失等内部脆弱性问题是国家或社会自生的产物。基于这一原因,完全依赖一种“由外及内”或“自上而下”的解决手段——即通过外部干涉的形式向目标国家投入资源推动其政府能力以及政治、法律制度建设——是治理不成功的症结所在。<sup>②</sup> 钱德勒指出,韧性的意识形态力量被这样一种洞见所驱使:我们(西方)无法解决“他们”(非西方)的问题。同样,他们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也无法打破这些问题或“陷阱”的自我繁殖。<sup>③</sup> 在论述韧性对地区和平重建的意义时,米利肯(Jennifer Milliken)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她指出:“韧性使人们认识到对冲突的成功预防并不是一个由外力推动的过程,必须包括当地的社群……韧性强调了当地行为体的优势而非它们的弱点,它为参与者与决策者在评估当地社会应对危机和动荡时的反应提供一些指导原则。”<sup>④</sup>由此可见,韧性路径试图为安全治理规划另一种图景,它认为,被治理的对象依然可以提供某种资源来参与治理活动。韧性是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是一种远距离治理(govern from a distance),即外部力量仅仅通过监督、检测、审视的方式来促进当地自主能力的提升。<sup>⑤</sup> 因此,在韧性话语建构中,“赋权”(empowerment)对于治理的意义被反复强调。<sup>⑥</sup>

从韧性研究的学术进展来看,现有经验研究主要是通过考察城市、社群、宗族和社会组织等次国家层面行为体在面对外部变化、动荡或周遭不安全的社会环境时,如何通过自身资源来获得诸如安全、秩序等必需的公共产品。这些研究表明,很多时候次国家层面的行为体会替代国家机构成为安全的主要供应者。例如,通过对南美社会禁毒问题的研究,钱德勒分析了美国或国际社会领导的禁毒运动失败的内在原因。他指出,如果适当地利用当地社群的力量可以更有效地解决毒品生产、贩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sup>⑦</sup> 通过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马拉维的社会组成结构的分析,斯威德勒(Ann Swidler)发现,诸如酋长制度这样的原生性社会文化制度在促进经

---

① David Chandler, “International Statebuilding and the Ideology of Resilience”, p.278; Olaf Corry, “From Defense to Resilience: Environmental Security Beyond Neo-liberalism”, p.270; Mark Duffield, “Challenging Environments: Danger, Resilience and the Aid Industry”, p.476.

② David Chandler, “International Statebuilding and the Ideology of Resilience”, pp.278-279; David Chandler, “Resilience and the ‘Everyday’: Beyond the Paradox of ‘Liberal Peace’”, pp.40-43.

③ David Chandler, “International Statebuilding and the Ideology of Resilience”, p.277.

④ Jennifer Milliken, “Resilience: From Metaphor to an Action Plan for Use in the Peacebuilding Field”, Geneva Peacebuilding Platform Paper, No.7, 2013, p.6.

⑤ Jonathan Joseph, “The EU in the Horn of Africa: Building Resilience as a Distant Form of Governanc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52, No.2, 2014, pp.285-301.

⑥ Dan Bulley, “Producing and Governing Community (through) Resilience”, *Politics*, Vol.33, No.4, 2013, pp.265-275; Jessica Schmidt, “Intuitively Neoliberal? Towards a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Resilience Governanc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1, No.2, 2015, pp.402-426.

⑦ David Chandler, “Resilience and the ‘Everyday’: Beyond the Paradox of ‘Liberal Peace’”, pp.44-47.

济发展、塑造身份认同、解决族群争端与稳定社会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sup>①</sup> 卡朋特( Ami Carpenter)在对巴格达周边数个地区的安全状况进行对比后提出,地区的社群韧性与该地区是否会出现宗教派别冲突有直接关联,并且对社群韧性的构成因素进行了考察。<sup>②</sup>

另一些学者则对次国家层面行为体的韧性对安全治理的意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质疑。通过研究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保护平民任务,威廉姆斯( Paul Williams)提出,不应过分注重地区社群的韧性在平民保护中的作用。他认为,通过就地自我保护、逃离危险、武装抵抗的方式来增加当地族群的韧性确实可以视为保护平民安全的另一种模式,但这无法为解决针对平民的暴力活动提供一种可持续的方法。对战争地带的平民保护而言,像联合国维和这样的外部援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sup>③</sup> 麻省理工国际研究中心发起的“慢性暴力情境下的城市韧性”研究也指出了韧性的负面作用。通过对圣保罗、墨西哥城、约翰内斯堡、内罗毕等八个城市的个案研究,他们发现,当地社群内自发形成的民间团体虽然能填补政府未能履行的诸如提供生活服务的职能,但这种韧性也具有负面作用:一些服务供应者会转变为暴力的驾驭者,特别是私人安全供应者,它们会将自己的秩序强加于整个社群。<sup>④</sup> 乔·科菲( Jon Coaffee)和佩特·弗斯( Pete Fussey)的研究也反映出韧性安全逻辑的负面影响。通过分析英国伯明翰市开展的“冠军计划”( Project Champion),他们发现,这项基于韧性安全逻辑打造的计划原本希望通过在穆斯林人口聚集区安装高清监控探头来预防犯罪、种族主义、恐怖主义,实际上却削弱了该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社会凝聚力。<sup>⑤</sup>

#### 四 自由主义治理的失败:韧性研究兴起的原因

从表面来看,韧性概念能够融入西方有关安全治理以及安全战略设计的话语体

---

<sup>①</sup> Ann Swidler, “Cultural Sources of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Lessons from Chieftaincy in Rural Malawi”, in Peter Hall and Michele Lamont eds., *Social Resilience in the Neoliberal Era*, pp.319-345.

<sup>②</sup> Ami C. Carpenter, “Havens in a Firestorm: Perspectives from Baghdad on Resilience to Sectarian Violence”, *Civil Wars*, Vol.14, No.2, 2012, pp.182-204.

<sup>③</sup> Paul D. Williams, “Protection, Resilience and Empowerment: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and Violence against Civilians in Contemporary War Zones”, *Politics*, Vol.33, No.4, 2013, pp.287-298.

<sup>④</sup> Diane E. Davis, Final Report of Urban Resilience in Situations of Chronic Violence, USAID and MIT's URCV Project, May 2012, <https://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URVC%20Report.pdf>, last accessed on 24 December 2016.

<sup>⑤</sup> Jon Coaffee and Pete Fussey, “Constructing Resilience through Security and Surveillance: The Politics, Practices and Tensions of Security-driven Resilience”, *Security Dialogue*, Vol.46, No.1, 2015, pp.86-105.

系,成为“城市政策制定过程以及国家安全与应急准备制度架构中的核心组织标志”,<sup>①</sup>其最直接的原因是恐怖主义对西方尤其是对欧洲安全环境带来严峻挑战,欧洲国家需要建立一种韧性能力来应对恐怖主义。自“9·11”事件开始,以碎片化形式出现的恐怖主义袭击使西方国家本土安全状况日益恶化,欧洲更是沦为恐怖主义活动的重灾区。特别是近些年来,接踵而至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活动使整个欧洲的安全环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欧洲刑警组织的统计,从2010年到2015年,欧盟各国境内总共发生各类恐怖袭击事件(包括失败和被挫败的恐怖袭击)1204起,因涉及伊斯兰恐怖主义活动被捕的人数呈明显增长的态势。除此之外,涉恐人群还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其中25岁以下的涉案人数从2013年的87人激增至2015年的268人。<sup>②</sup>由于韧性概念突出了发生外部震荡时行为体主动适应力在减少灾难性后果问题上的价值,它为思考如何消除包括恐怖主义活动在内的新安全威胁提供了新的方案。笔者认为,除了欧洲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的日益猖獗之外,韧性研究的出现和兴起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围绕韧性的话语活动反映了西方特别是欧洲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在自由主义理念、价值、原则遭遇全球范围内衰落的背景下,反思自由主义并试图修补以自由主义理念而塑造的经济与政治政策工具弊端的一种智识上的努力。

### (一) 自由主义与安全治理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理论的同时也是西方世界最为重要的价值基础。伴随着冷战终结以及苏联帝国的倾塌,西方社会对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顶礼膜拜在20世纪末达到了历史顶峰。以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拥趸更将冷战的结束视为自由主义作为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终点的佐证。在福山看来,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崛起证明了人类社会存有一套共通的演进模式,即人类的普遍历史将朝着自由民主方向发展。<sup>③</sup>这种对自由主义过分乐观的态度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语境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例如,布鲁斯·罗西特(Bruce Russett)就认为,国际政治在过去60年中最重大的改变源于民主在全世界的传播,通信、贸易、金融等通常被归纳为全球化的多元网络,以及政府间组织数量的激增,而这三个现象皆与自由主义息息相关。<sup>④</sup>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虽然自由主义已经发展成

<sup>①</sup> Jon Coaffee, “Rescaling and Responsibilising the Politics of Urban Resilience: From National Security to Local Place-Making”, p.240.

<sup>②</sup> European Police Office, EU Terrorism Situation and Trend Report 2013, 2014, 2015, 2016, <http://www.europol.europa.eu>, last accessed on 24 December 2016.

<sup>③</sup>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1992, p.48.

<sup>④</sup> Bruce Russett, “Liberalism”, in Tim Dunne, Milja Kurki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Thir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94.

为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但各种自由主义理论变体——无论是宏观层次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自由制度主义)<sup>①</sup>、自由国际主义理论<sup>②</sup>,还是侧重中观或微观层次的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sup>③</sup>——都继承并延续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价值取向:相信个体和集体的理性;注重自由特别是个体自由的价值,并坚持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以一种乐观主义与进步主义的意志坚信技术和制度可以帮助个人、社会和组织实现自由。<sup>④</sup>自由主义成为政治学中影响最为深远、应用最为广泛的理论之一,国际政治学科的诸多概念都或清晰或隐约地映射出自由主义价值取向,而且它也成为指导国际关系实践的一种重要原则:伴随着冷战的结束,自由主义显而易见的“胜利”增强了这种信念,即自由主义是一种不可战胜且一贯正确的政治意识形态,它能够作为国内与国际政策之根基。<sup>⑤</sup>

如何重建战争或内战后的国家、恢复战后政治和社会的正常秩序以及治理国家脆弱性是国际安全治理的重要议题。运用治理这种新的理论范式来分析安全问题,其初衷是改造以国家与权力为中心建构而成的国际政治话语,为解决国际社会共同的安全问题提供另一种思考路径。但在有关区域安全治理的理论探讨中,治理范式往往透露

---

①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Longman Press, 1977;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尽管以基欧汉为代表的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家主张社会科学研究应当祛除价值判断,但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经验(实证)理论,它仍然沿袭了传统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国外学者的论述可参见 James L. Richardson, “The Ethics of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22-233. 国内学者的论述可参见石斌:“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罗伯特·基欧汉的世界政治思想”,《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4期,第31-49页。

②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1, pp.50-57; John Ikenberry, “America’s Liberal Grand Strategy: Democra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Post-War Era”, in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etical Essays* (Fifth E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5, pp.268-269; John MacMillan,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Martin Griffith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21-34.

③ 西方学界关于“民主和平论”的研究大多都是从实证角度分析“民主制度”与“和平”之间的关系,但也不乏对该理论的伦理取向进行探讨和批判的著作,如 Scott Burchill, “Liberalism”, in 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 ed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rd Edition), 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60-62. 但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来看,“民主和平论”更多展现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偏见和西方的话语霸权。在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中,学者们普遍持一种批判性态度来审视这种理论。参见倪春纳:“民主能产生和平吗?——对‘民主和平论’的批判及其回应”,《外交评论》2013年第2期,第95-107页。

④ Roger M. Ginty, *International Peacebuilding and Local Resistance: Hybrid Forms of Peac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26.

⑤ Ibid., p.27.

出厚重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是,“自由和平论”(liberal peace)<sup>①</sup>的主张在有关战后国家重建以及国家脆弱性治理的讨论中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同“民主和平论”相似,“自由和平论”也是分析自由主义制度与战争、冲突之间关系的理论。如果说“民主和平论”的基本命题是自由民主制度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自由和平论”的基本命题则是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几乎不会发生内战或诸如军事政变、大规模的族群暴力冲突、种族屠杀等内部动乱。这种自由主义式的和平建构路径相信,国家必须依据自由民主原则而组织起来,因为自由民主国家尊重不同的社会群体,采取和平的方式对待友邻,民主国家是稳定的国际秩序之基础。<sup>②</sup>在此逻辑之下,“自由和平论”主张的自然延展便是奉行政治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体制——通过宪政改革、民主选举、加强法治建设、推行市场经济制度——可以解决国家构建的内部脆弱性问题,实现内战或动荡后的国内和平与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正常化。在这种主张之下,全球治理目前的关切正是要在其出现问题的区域里建立一种自由主义和平:解决冲突、重建社会、建立运作正常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避免未来战争的途径。<sup>③</sup>因此,安全治理的主要手段即是通过国际干涉向目标国家投入资源,使其建立一套符合自由主义价值原则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一些学者和政治家相信,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使脆弱国家的政治文化得到现代化的转变,而且通过这样的转变,这些国家终将超越种族、宗教上的分裂与暴力。<sup>④</sup>

## (二)从伊拉克、阿富汗到利比亚:失败的自由主义安全治理

在解决国家脆弱性的安全治理实践中,治理重心往往囿于建立自由主义的政治或经济制度,而治理成果与其预期成效却相去甚远。在这些案例中,民主政治制度的移

<sup>①</sup> “自由和平论”的主张可参见下列文献:Rudolph J. Rummel, “Democracy, Power,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39, No.1, 1995, pp.3-26; Matthew Krain, Marissa E. Myers, “Democracy and Civil War: A Note on the Democratic Peace Proposition”,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23, No.1, 1997, pp.109-118; Havard Hegre et al., “Toward a Democratic Civil Peace? Democracy, Political Change, and Civil War, 1816-1992”,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5, No.1, 2001, pp.33-48; Fred W. Riggs, “Ethnonational Rebellions and Viable Co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6, No.4, 1995, pp.375-404。关于“自由和平论”的介绍还可参见 Roland Paris, *At War's End: Building Peace after Civil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40-44。

<sup>②</sup> Michael Barnett, “Building a Republican Peace: Stabilizing States after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4, 2006, p.88。

<sup>③</sup> Mark Duffield,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New Wars: The Merging of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2001, p.34。

<sup>④</sup> Vivienne Jabri, *Wa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Politics*, 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142。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曾指出:“许多充分的理由都支持推广民主……它(民主)是抑制国内与国家间冲突的一种高效手段”。Kofi Annan, UN Secretary General Kofi Annan's Closing Remarks to the Ministerial Meeting, “Towards a 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Conference, 2000; Quoted From Roland Paris, *At War's End: Building Peace after Civil Conflict*, p.42。

植最后并未换来治理对象安全状况的好转。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掌控了伊拉克战后国家政权的重建,从筹备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到新宪法草案的起草、联邦制政治体制的确立,伊拉克战后的政治制度设计和政治重建工作实际上是由美国一手负责。在重建伊拉克政治体制的同时,美国还通过多个项目投入大量资金和技术支持来鼓励当地社区团体、民权组织、独立媒体等公民组织的发展,以此来推动伊拉克公民社会的建设。美国此举在于“建立一个资讯开放且充满活力的伊拉克社会,使其能够有效并且负责任地参与到治理的民主体系中去”。<sup>①</sup>在经济领域,伊拉克政府也在美国要求下进行全民私有化改革,确立自由原则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系,鼓励海外投资、企业的私有化。在美国的力主下,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虽然被移植到伊拉克的土壤上,但并没有出现“自由和平论”所预期的结果,伊拉克国内的教派与民族矛盾等根本性的社会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政府合法性的缺失和治理能力的不足成为伊拉克稳定的最大威胁,伊拉克的安全前景仍然不容乐观——其仅仅避免成为失败国家,却仍然是一个脆弱国家。它依然被糟糕的公共服务所困扰,并且受制于武装集团和外国势力。<sup>②</sup>

与伊拉克案例相比,虽然阿富汗与利比亚的战后重建并不是由一国来主导的,但由联合国负责或参与的重建工作之主要目标仍是实现目标国家的政治体制民主化转型。在阿富汗案例中,依托联合国的多边机制是规划阿富汗政治体制的主要框架。从设计阿富汗未来政治走向的联合国波恩会议到联合国驻阿富汗代表团的组建,阿富汗政治体制建设进程是由联合国负责指导与推动的,联合国组织了阿富汗制宪和民主选举,并全程监督阿富汗的全国大选。被外部势力塑造而成的阿富汗现政权遵循西方世俗化的政治理念,在整个政治体系中伊斯兰宗教势力被人为排除在外。而在利比亚案例中,虽然国内各派势力是其战后重建的主要力量,但以“轻痕迹”方式有限涉入重建工作的联合国<sup>③</sup>仍将其工作重心落在帮助利比亚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转型。由联合国安理会 2009 号决议授权成立的利比亚支援团(UNSMIL)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协助

---

<sup>①</sup>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Building on Transition Iraq Civil Society Program (ICSP) Evaluation Final Report, May 24, 2007.

<sup>②</sup> Emma Sky, “Iraq, From Surge to Sovereignty: Winding Down the War in Iraq”,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middle-east/2011-03-01/iraq-surge-sovereignty>, last accessed on 10 January 2017.

<sup>③</sup> Arthur Boutellis, “The Test For a UN light ‘Footprint’ in Libya”, March 21, 2012, IPI Global Observatory, <https://theglobalobservatory.org/2012/03/the-test-for-a-un-light-footprint-in-libya/>, last accessed on 10 February 2017.

利比亚开展广泛政治对话以及制宪与选举工作。<sup>①</sup>

然而,联合国在这两个国家的努力并未换来各自安全状况的好转。从国家运作与合法化的行政体系这一标准来看,阿富汗这个被国际社会重新塑造而成的国家仍然是不存在的。因为对大多数阿富汗人而言,虽然国际社会和阿富汗的国家建造者们带来了自由的诉求,但是以部族为基础形成的网络仍是保障信息、生命与资源安全的最有效手段。<sup>②</sup> 军阀割据的乱象、连绵不断的暴力恐怖袭击、政府军和塔利班反政府武装之间的持续战争等各种迹象表明,阿富汗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相似的情况同样存在于利比亚。虽然具备了宪法、议会等构成代议民主制度的重要政治元素,但利比亚国内政治仍呈碎片化状况,无法形成一个有效的中央权威。加之多种派别与势力之间的混战、宗教极端势力壮大、民间武器泛滥,整个国家处于严重的安全危局之中。<sup>③</sup>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发布的全球和平指数(Golbal Peace Index, GPI)<sup>④</sup>的历年变化比较直观地展现了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这三国的安全状况。从伊拉克与阿富汗的 GPI 指数和排名来看,它们仍是全球最不安全的国家,而利比亚自 2011 年发生内部战乱以来,其安全状况急剧恶化,并且尚无好转的迹象。

表 1 阿富汗、伊拉克与利比亚 GPI 得分与排名(2008-2016 年)

年份	阿富汗		伊拉克		利比亚	
	GPI 得分	排名/162	GPI 得分	排名/162	GPI 得分	排名/162
2008 年	3.001	158	3.377	161	2.043	84
2009 年	3.329	160	3.481	161	1.975	70
2010 年	3.295	159	3.605	161	1.917	57
2011 年	3.212	158	3.396	160	2.717	147
2012 年	3.329	160	3.265	159	2.836	152
2013 年	3.391	161	3.255	159	2.655	145

①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009 (2011) Adopt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6620th Meeting, 16 September 2011,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RES/2009\(2011\)](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RES/2009(2011)), last accessed on 10 February 2017.

② Roger M. Ginty, *International Peacebuilding and Local Resistance: Hybrid Forms of Peace*, pp.108-109.

③ 对利比亚安全状况的具体描述可参见王金岩:“利比亚乱局对非洲安全的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3期,第73-75页。

④ 经济和平研究所 IEP 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性的国际性智库,在悉尼、纽约、布鲁塞尔、墨西哥城均有分部。其推出的全球和平指数 GPI,针对全球 162 个独立国家的安全状况进行评分。该指数的考察内容涵盖三个主题,军事化水平、社会的安全等级、国内与国际冲突的程度。和平指数得分的区间为 1-5,一国的 GPI 得分越小,表示该国的和平状态越好。



2014年	3.392	161	3.350	160	2.498	138
2015年	3.502	159	3.549	160	3.003	151
2016年	3.538	160	3.570	161	3.2	154

资料来源:IEP网站, <http://162.243.170.40/#page/indexes/global-peace-index>, 2017年1月12日访问。

### (三) 自由主义治理失败的后果

从治理成效来看,无论是由美国还是由联合国来组织、领导战后国家的重建以及和平重建工作,通过简单地建立形式上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均无法达成安全治理的目标。民主制度的移植并未增强目标国家的国内治理能力,选举以及行政和司法系统中存在的大量贪腐、民众的赤贫化依然严重。除此之外,这种“自上而下”或“由外及内”治理的失败还产生了其他负面效果。一方面,由于此种干涉理念源于西方,且主要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来负责具体实施,加剧了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裂痕,也加深了非西方世界对西方的质疑与不信任。另一方面,随着非西方世界中新兴大国的崛起和西方实力的相对削弱,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糟糕的成效在西方世界内部也引发了信心危机。

首先,自由主义治理理念反映出的“欧美中心主义”情结客观上刺激了非西方世界对西方世界的仇视。“自由和平论”通过构筑“自由主义的普世性/当地文化的相对性”与“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创造了非西方世界的“他者”身份,从而导致了“自由主义悖论”的形成,即非西方世界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是其所受压迫的来源,但西方却坚持自由主义是其获得解放的唯一真正来源。<sup>①</sup>虽然自由主义者极力避免他们有关民主、人权的观念是西方具有文化特殊性与种族优越性的体现,但对非西方世界而言,接受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世性则可能意味着接受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将其文化强加于其他社会这一事实,这将破坏它们的独立与自主。<sup>②</sup>事实上,当西方世界积极地向世界其他地方推广民主、人权、自由这些政治价值时,它们正是在自诩为真理的掌握者,其言辞充满了道德优越感,非西方世界必须遵从并接受它的评判:“自由主义展现的一个维度既是它的种族优越主义,其倾向于认为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的道德观念同样适用于非西方情境。”<sup>③</sup>从这个角度来说,伊斯兰国能够在中东地区崛起和壮大与伊斯兰世界中出现的反西方、反自由主义思潮是密不可分的,这是伊斯兰世界抵制这

<sup>①</sup> Meera Sabaratnam, “Avatars of Eurocentrism in the Critique of the Liberal Peace”, *Security Dialogue*, Vol.44, No.3, 2013, pp.259-278.

<sup>②</sup> Scott Burchill, “Liberalism”, p.68.

<sup>③</sup> Roger M. Ginty, *International Peacebuilding and Local Resistance: Hybrid Forms of Peace*, p.30.

种西方道德优越感的某种体现。正如阿富汗学者艾米·沙克尔(Amin Saikal)所言,美国和它的盟友越是向穆斯林施压,要求他们按照西方的方式和利益来行事,穆斯林滋生的仇恨与抵触的风险就越大。西方应当以克制的方式而不是以一种优越感来同穆斯林打交道。<sup>①</sup>

其次,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失败在西方世界内部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对自由主义的悲观情绪在西方世界中弥漫。对于西方而言,全球治理不仅仅是看清世界的棱镜,同时也是一项政治工程;全球治理并非仅仅意味着对全球化事务的管理,它还赋予了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精神的合法性,并通过扩大全球治理的规模和议题领域延展了其结构。<sup>②</sup>然而,自由主义通过全球治理话语获得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正在经受巨大的冲击。一方面,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主要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设计的,反映了西方所推崇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比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以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等机制的设立都源自二战后美国的自由主义国际战略,美国要成为“自由主义的利维坦”<sup>③</sup>来维持其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领导。但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崛起,现有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进一步遭到质疑,改革现有治理机制、增加新兴国家的治理话语权势必淡化全球治理中的西方和自由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上文提及的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糟糕表现无疑是对西方自由普世主义价值观又一次巨大的冲击,造成了西方社会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信心危机。美国学者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于2016年6月发表在《外交政策》上一篇题为“自由世界秩序的崩塌”的文章比较有代表性地体现了西方精英和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衰落的忧虑:“20世纪90年代对自由主义秩序的乐观情绪已经被不断上升的悲观情绪所替代”。<sup>④</sup>由此可见,正是因为自由主义理念应用于实践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西方社会急需找到另一个可行方案去修补“崩塌中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而韧性思维、韧性研究的兴起正是西方知识阶层此种智识努力的体现。因此,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有关“韧性”的知识释放出自由主义计划中越来越恶化的痼疾的信号,<sup>⑤</sup>韧性作为一种

<sup>①</sup> Amin Saikal, *Islam and the West: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131.

<sup>②</sup> Tom Pegrarn and Michele Acuto, “Introduction: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Interregnum”,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3, No.2, 2015, p.594.

<sup>③</sup> [美]约翰·伊肯伯里:“美国:一个自由主义的利维坦”,《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年第1期,第106页。

<sup>④</sup> Stephen Walt, “The Collaps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Foreign Policy*, June 26, 2016, [http://foreignpolicy.com/2016/06/26/the-collapse-of-the-liberal-world-order-european-union-brexit-donald-trump/? wp\\_login\\_redirect=0](http://foreignpolicy.com/2016/06/26/the-collapse-of-the-liberal-world-order-european-union-brexit-donald-trump/? wp_login_redirect=0), last accessed on 22 December 2016.

<sup>⑤</sup> Mark Duffield, “Challenging Environments: Danger, Resilience and the Aid Industry”, p.487.

“超越新自由主义的后现代治理”<sup>①</sup>,在实用主义哲学的启示下,通过聚焦于当地实践与知识的转化性力量来赋予政策制定者克服“自由和平悖论”的能力。<sup>②</sup>

## 五 结语:战略转型中的欧洲

从韧性概念的内涵、韧性研究主要指涉的问题和研究议程,以及韧性研究出现的时代背景来看,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围绕“韧性”的话语建构具有清晰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即反思和补救自由主义价值观在政治实践应用中造成的问题和困境。从韧性研究的话语建构过程来看,它是西方、主要是欧洲学术界的智识活动,这一点与近些年来欧洲面临的内外困局具有重要联系。一方面,希腊债务危机、英国脱欧、意大利修宪公投等一系列欧洲内部危机接踵而至,这反映出欧盟制度设计缺陷使其无法更好地满足成员国的利益诉求,导致了区域一体化与国家追求自我利益之间的失衡。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并未走出金融危机的后续阴霾,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各国内部财富分配不均、南北欧社会发展差异巨大等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而目前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愈演愈烈,弥漫着强烈的反全球化情绪。在即将到来的法国、德国等欧盟核心国家的大选中,无论代表民粹势力的右翼政党是否胜选,可以肯定的是,新一届政府都将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关注内部经济和社会问题。对欧盟而言,下一阶段发展的重点目标也将是正视一体化建设中出现的发展差异性,不断完善、修补以及调整现行的制度,加速推动一体化进程几乎不可能。因此,欧盟和欧洲各国在短期之内可能没有更多的精力来关注域外事务,而是优先解决好其内部的发展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看,韧性研究或韧性思维强调“个体以合适方式来管理自身的责任”<sup>③</sup>是欧洲对外战略收缩的一个信号。通过“韧性”这一概念,欧盟清晰地传达出“责任分摊”的信号,预示着一些责任将会由欧盟转移至地方性共同体,<sup>④</sup>这是欧洲针对自身境遇而不得不作出的发展战略调整。

另一方面,欧盟在对外活动中积极地向国际社会推广其所定义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规范,韧性研究的兴起说明欧洲人开始反思这种价值观外交。一直以来,欧盟

<sup>①</sup> David Chandler, “Beyond Neoliberalism: Resilience, the New Art of Governing Complexity”, *Resilienc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actices and Discourses*, Vol.2, No.1, 2014, pp.47-63.

<sup>②</sup> David Chandler, “Resilience and the ‘Everyday’: Beyond the Paradox of ‘Liberal Peace’”, p.28.

<sup>③</sup> Jonathan Joseph, “Resilience as Embedded Neoliberalism: A Governmentality Approach”, *Resilienc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actices and Discourses*, Vol.1, No.1, 2013, p.41.

<sup>④</sup> Wolfgang Wagner and Rosanne Anholt, “Resilience as the EU Global Strategy’s New Leitmotif: Pragmatic, Problematic or Promising?”,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37, No.3, 2016, p.424.

认为其是建立在尊重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法治这些价值基础之上,这些价值不但对其成员而言具有共通性,在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欧盟也应当致力于坚持并促进这些价值的推广。<sup>①</sup>例如,欧盟在吸收新成员时提出了“哥本哈根标准”,要求候选国建立保障民主、法治、人权、尊重并保护少数民族的政治制度以及运作正常市场经济;在其早先的安全战略设计中也突出民主规范对其安全的意义,认为“一个由善治的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是欧盟安全的最佳保障”。<sup>②</sup>正是因为欧洲一味地推崇其所确信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盲目推动周边地区的民主化,在避免人道主义灾难的名义下与美国一同发动了针对利比亚、叙利亚的军事干涉,造成了两国陷入政治失序和社会动荡的局面。美欧的军事干涉也是引发难民危机的重要外因。痛定思痛之后,欧盟虽然在对外战略制定中并未完全放弃价值观因素,但通过提出“韧性”概念来重新“平衡利益和价值观作为界定对外战略优先的核心问题”<sup>③</sup>。欧盟试图用“打造韧性”来推行“有原则的务实主义”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新操作原则,这一务实转向为其超越“自由和平论”而走向更具自下而上的建设和平道路提供了一次机遇。<sup>④</sup>因此,从理论上讲,韧性概念是对现有安全治理理论的反思,它认为被治理对象仍然可以提供一些可用的资源来参与治理;从实践上看,韧性概念的讨论释放了欧洲对外战略调整的信号,欧盟以及主要欧洲国家势必将追求更为稳健和务实的对外战略。

(作者简介:严骁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后;责任编辑:莫伟)

<sup>①</sup>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Strategy Paper”, Brussels, 12.5.2004, COM(2004), 373 final, p.12.

<sup>②</sup> European Council, “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Brussels, 12 December 2003, p.10.

<sup>③</sup> 杨海峰,“有原则的务实主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评析”,第34页。

<sup>④</sup> Ana E. Juncos, “Resilience as the New EU Foreign Policy Paradigm: A Pragmatist Turn?”, p.2.